

小说创作那些事……

——知名作家奚同发与漯河读者分享创作及阅读经验

■本报记者 左素莉

枝头挂满怒放的阳光，微风拥着冰凉的葱绿。七月的漯河，热烈而又静美。

7月6日，由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主办、李雪书馆协办的“文艺小方桌”活动举行，特邀著名作家、《河南工人日报》综合副刊部主任奚同发莅临漯河，以《新闻结束的地方，开始小说创作》为题，为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会员分享小说创作和阅读经验。

奚同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河南省文学院，现任《河南工人日报》综合副刊部主任。已出版《拥抱苦色》《爱的神伤》《浮华散尽》《最后一颗子弹》《木儿，木儿》《雀儿问答》等长篇小说（小说集、随笔集）。

思考决定写作的差异和高度

奚同发说，面对丰富的信息，面对同质化的生活的时候，怎样找出区别对于写作是最重要的。再同质还是有区别的，差异在于每个人的大脑，思考不一样，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思考决定写作的差异和高度。在座的没有撞脸的，只有整形美容以后可能撞脸，如果没有整形美容，天然来自母体，是没有撞脸的。作家和隔壁做头发的差异在哪儿？差异在于面对同质生活，作家会用思考碰撞，而他们是有问题只找百度搜索。开始写作都在拼技术，写作毕竟是一门技术活，它需要技术，需要掌握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等，但是这些技术都可以学，为什么有的人写得好，有的人写得不好，差异不在技术上，在思考上。

很多作家说，一部好的小说要有好故事。一部好的小说有好故事固然可贵，没有好故事，不一定不是一篇好的小说，很多好的小说完成了非常棒的语言表达。要人物没有人物，要故事没有故事，但是悬念迭生，阅读很有意思，完成了语言战胜故事。

当然，写作首先是个技术活儿，千万不能忽略技术。大家写作，首先要完成对技术的了解。买些小说创作谈之类的书籍阅读，也可以把一部作家的作品从头尾、每个段落、每句话进行拆装，要把自己当作作家考虑，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要放在这儿等，静下心来完成一部作品的拆装，创作技术就能掌握。技术掌握之后，要善于模仿，技术性的模仿完成差不多了，对生活的认识、思考的差异化，用模仿的技术去创作。

一个作家最后拼什么？就是想象力。想象力来源于

人格，人格的力量多强大，想象力就有多强大。

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开始小说创作

奚同发说，为什么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开始小说创作？新闻是表象的，是传递信息，创作基于思考，是进入灵魂，进入个性化。对新闻信息的认识和思考是有差异的，现在，人们每天都在刷屏、看报纸、看电视，一部分信息是一看就有触感的，一部分一会儿就忘记了。当年司汤达写《红与黑》，就是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然后把新闻放在脑海中，让他无限变化，最后变化出一部长篇巨著，完成了司汤达在文学上最华丽的转身。

一个人脑海里不停地想一件事，就进入人性最惊心动魄的层面。自己在家，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你考虑你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一定是你心中最想埋藏的东西，暗夜中自己把自己的灵魂打开的时候，确实惊心动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扇门紧紧关着，不愿为外人打开，甚至不愿为自己打开，这扇门对写作很关键，你不愿意给你自己打开，你也能给写作打开，写作写的就是心中最隐秘的部分，日常生活呈现的只是表象，最深刻的小说是借助表象完成对隐秘的探索。

阅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奚同发说，写作不写作，阅读都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阅读能帮助你坐下来，让心灵回归沉静，让阅读成为习惯很重要。

现在书很多，如何判断一本书值不值得从头到尾读下来，这种判断能力需要长时间培养，需要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世界名著建议大家细读，是经过时间淘洗沉淀下来的，是经过很多人认可的，不优秀的书籍很难欺骗时间和众人的眼光。国内有一批非主流作家，建议多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了解当下的创作状况。世界名著的开头都是有创造性的，从开头就能判断一本书是否特别，开头吸引住你了，就可以好好看下去。如果读不下去，就可以放弃，也许将来会喜欢阅读，但我们不需要为未来买单。

另外一部分书很红，很红，一定有原因，一定会有某个方面有价值，可以粗读，一天翻上几本。也要阅读一些知识性的书籍，对写作很有帮助。

写作、阅读都是为了找到满意的生活方式。无论你赚多少钱，拥有多大的房子和豪车，你只拥有一种生

次由于某种机缘而打开。奚老师的讲座就是打开我小说创作之门的那双有力之手，我仿佛看到那扇厚重的大门被吱吱呀呀地打开，透出一团朦胧之光。“写作水平的差异不在技术上，而在思考，思考能力决定作品水准与高度。技术可以学，但思考却是一个人独有的，独一无二的。”的确，写作需要的是一场头脑风暴。没有多维度的思维，不可能有多方位的写作眼界。对于我，一个文学爱好者，所欠缺的关键性点拨，正在于此呀！多读善思，只有在生活中多看、多悟、多经历，凭借自己的眼光找素材，再从多个人、多层面的角度考虑人物与故事，才能跳出圈子，站高位置，掌握全局写文章。艺术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写作是揭开生活隐秘的大门。由于每个作者的切入点 and 关注点不同，作品才会被赋予灵魂，“活”起来。“想象力来源于一个人的人格，写作就是为了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作为专业作家，想象力代表职业生命。我个人认为，但凡作家都是对生活、对人性有着强大洞察力和感悟力的人。但作家也是普通人，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酱醋茶，终归还是平淡与循规蹈矩多一些。如何将虚构想象出来的内容合理地植入到作品中，融为一体，使人感到真实感人，这就需要作家除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外，还要有生活阅历与知识储备、个人眼界、悟性来决定作品的深度高度。想象力是个很可爱的东西，只要你愿意，闭上眼睛，咱就在夏威夷……作家于我而言，之所以有很大魅力，是因为他和演员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在现实中做不到的，

不能做到、不完美的或想打破的，你尽可以大胆地展现在小说中，对庸常的日子而言，也是另一种体验与乐趣。

■池玉枝：听了奚同发老师的讲解，我明白了小说和故事的区别，以前我对小说有误解，认为小说就是说故事，看小说浪费时间，也没有收获，现在我懂了，好小说是含金量很高的技术性文学创作，这对我以后选书和读书有很大帮助，我不会再停留在小说的浅表，只看到上面的文字和形象，而是要深入到文章里面，读懂蕴藏在小说背后的情感和思想，学习和分析作家对作品的谋篇布局，从标题、语言、结构、情节、留白、结尾等去拆解和思考。

■薛桂梅：我最大的感悟是学了两个字：拆装！奚老师说，一个神枪手会在蒙住眼睛的情况下，把拆散了的枪组装得天衣无缝，当时我感觉很好吃，因为我没有这种经历。回头想想，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比如，在中学时，学过的那篇《庖丁解牛》。庖丁无疑是一位最高明的屠宰者或者厨师，他熟知了牛的身体结构，才能游刃有余地操纵手中的刀，所到之处，得心应手。这次，奚老师说如果能够把一篇作品拆开来看，可以是一段一段的拆，也可以是一句一句的拆。拆装几次，仔细分析，就掌握了作品的结构和布局，以后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布局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一句话是我最大的收益，说到了我的心坎儿里。从今天起，我会把精力放在拆装上，争取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写作的技术乃至技巧，写出精品佳作。

三苏园遐想

首《江城子·记梦》，千百年来，无数女子在读到这首词后，都会一边流着泪，一边在心底默念着愿意穿越千年嫁东坡，哪怕历经千百劫。

后来，苏轼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合而且声名太盛而被嫉贤妒能的小人陷害，从此一生坎坷，颠沛流离，不是被贬官，就是奔波在正在被贬官的路上。“乌台诗案”将他排挤出了京城。“谁见孤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在残月下漫步，苏轼的孤独又谁知？“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在官场上行走，苏轼的仇恨又有谁知？也许只有这轮残月吧。“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是苏轼唯一的态度，即使无处可依，还有脊梁可以支撑。“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淡淡一笑，接住了所有的打击。如果在今天，有QQ或者微信，那么苏轼的个性签名一定是：我绝不苟且地生活，我要用我的双脚去实现“诗和远方”的梦想。于是，杭州、密州、黄州、惠州、儋州……被贬途中，留下的除了出色的政绩，还有一路诗词华章！

西湖边上，苏轼写下了贬官以来的第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从此，西湖又名“西子湖”。杭州有幸，西湖有幸，能有苏轼这样的父母官。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积极治理地方。苏轼发现，西湖雨季的时候总是泛滥，那就建一条大堤吧。一条长堤，遍植杨柳，苏堤春晓，名扬宇内。

苏轼又被贬到密州。在这里，苏轼看到的是密州田野上空黑压压的一片蝗虫，二话不说，他亲自加入了去捕捉蝗虫的队伍中。终于，蝗灾消除，苏轼身在密州，心系朝廷，渴望朝廷重新重用自己，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挥洒而出：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人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 公益讲座预告

《后汉书》上记载：“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范滂是东汉鄆城（汝南）召陵（征羌）人，年少时就品行端正，被举为孝廉，做官后公、廉、勤、谨（光禄四行），声名远播。范滂生活在汉桓帝、汉灵帝执政时期，从公元165年至189年，这是东汉历史上最黑暗乃至最血腥的二十几年。那时，一场朝野上下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相当激烈。在这场斗争中，范滂勇往直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始终处在激流、险滩的中心。自古忠臣有气节，范滂的凛然刚直，使他的生命矫若松竹。其一，面对权奸，他一身虎气，从不畏惧。其二，面对私情，他一身正气，从不徇私。其三，面对拥趸，他一身清气，从不矫情。

更值得一提的是，范滂的母亲在他赴死前，泪光闪烁，语出惊人：“儿近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这是一场出人意料又撼人心魄的生死诀别，是一位心境芬芳的母亲对儿子凛然气节的深情嘉勉。范滂的刚直不阿、凛然气节与范家的家风、范母的教诲分不开。从范氏身上，我们看到了家事连着国事，做官连着做人，所谓“家国情怀”，“家”是根基也。因此，家教与家风皆不可等闲视之。如果说范滂挺身就险、在宦官集团的刀锋下演奏了一曲生命的绝响，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

想了解这段历史吗？

那就来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吧！2019年7月13日（周六）上午九点，知名作家、市委老干部局原副局长张德贞老师将以《说范滂 论家风》为题，从范滂所处的时代、范滂的高风亮节、范滂的后世影响、且从家风说开去四个方面，在漯河日报社三楼多功能会议室展开讲述。

全公益，全免费。前50名到场人员有精美书籍免费赠送（以签到顺序），活动结束后有抽奖。

欢迎参加！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微信：syjing_289169909

上面为群二维码

参加人员可以扫码入群报名



街巷寻珍

记忆中的河南坠子

■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

河南坠子，是近代曲艺中不可多得优秀剧种，据说起源于三弦书。它的表演人数一般只有两个人，一人演唱，一人伴奏，乐器为一副简板、一把坠胡和一个绑在伴奏者脚上用以打节拍的梆子。演出极为简单，不要道具，无须化妆，演员一个人可以代表很多角色，手拿简板就可以开演了。它的演出成本低廉，不需要太大的场地，流动性强，很受群众欢迎。每到农闲季节，各村便不时有坠子书演出。一部连台戏往往让人们听得如痴如醉，一场也不想落下，所以，但凡是一个村子，不说坠子书的便罢，一请就是十天半月。南宋诗人陆游曾有诗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翁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极尽乡村听书的美丽画卷。

我小时候，村里就常有坠子书演出。那时候，人们的生活贫乏，除了偶尔看一次古庙会的大戏以外，最受人们欢迎的就是河南坠子了。在吴城镇，就有一位叫刘天仪的说书艺人经常在我们这里演出。他是一位盲人，和另一位拉弦子的盲人师傅一起，手牵一匹竹马，背着简单的行李和乐器，走村串乡，巡回演出。演出的时候多在晚上，夏天在村庄的某个空地上，冬天则找个背风的地方或者生产队的饲养院，一张桌子两个凳子，一盂灯一壶茶就是书场了。吃罢晚饭，孩子们早早地来到书场，围着桌子席地而坐，大人们则是忙完家务以后三三两两来到书场，享受这民间艺术，消除一天的疲劳。那时的刘师傅正值壮年，嗓音圆润，记性好，说啥像啥，不时博得大家的阵阵掌声和欢乐的笑声。人们说“说书的嘴，戏子的腿”，刘师傅的嘴说出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喜怒哀乐。他说书很有艺术，很会吊人胃口。记得有一次说《杨家将》，当说到七狼八虎被大雨困在幽州城，眼看粮草断绝陷入绝境时，突然不说了。急得那些想知道七狼八虎命运如何的书迷们，一阵央求。后来，等他喝完了茶，过足了烟瘾，才说道“后来天晴了，七狼八虎饱餐一顿后拔营走了”，让大家捧腹大笑。和别人的技艺相比，刘师傅更高一筹。别的演唱者都是只能拿一副简板，而刘师傅却能另一只手用指头挑着一面小钹并且夹着一根竹筷敲击小钹和简板共同伴奏。他们演唱的剧目经过几代艺人们的创作，唱腔优美，发人深思。有劝人不要争名夺利的、弃恶扬善的，也有劝人消除烦恼的、遵守孝道的，老百姓们不知不觉地在他的说教中把中华民族的古老道德观念装进了心里。那时候，我们尚小，听书的时候不像大人们那样专注，往往是听不到一半就睡着了，因此，能记住的很少。记忆最深的就是每次演唱开头的那几句“小弦子一拉俺言归正，简板响您听俺论正风。把列位看官都请到，唱一段小戏奉宾朋。要听武戏唱杨家将，要听文戏唱二进宫。又文又武唱岳飞传，这苦甜酸辣说红灯”。

由于时代不同，那时的河南坠子不但是为人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也为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还以其特有的方式为具有艺术特长的残疾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尽管当时演出一场只有一两块钱，但对于失目人来说已经很满足了。他们靠自己的劳动所得，既娱乐了众人，又不给国家增加负担。每当在演出最后一个晚上的末尾，他都会唱道“说书人，从春唱到夏，从秋唱到冬。一骑竹马牵在手，弦子简板抱怀中，一年四季不停歇，走乡卖艺度营生。说罢悲烈杨家将，再唱醒世清风谣。一场书，两块钱，一杯清茶一盂灯。只要乡亲不嫌弃，俺愿唱落满天星……”悠婉婉转的演唱如泣如诉，既表达了对艺术的执着，也说出了志向，令人为之动容，不忍离去。

这些年来，人们都忙了起来，以前的农村书场已经不再，当年的刘天仪师傅也已作古，河南坠子似乎与我们渐行渐远了。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要求的提高，取而代之的是电影、电视、歌舞、新媒体等，这也是时代发展使然，但我仍然怀念那乡间的河南坠子。